

# 寂靜的響聲

## 舒班吉·史瓦魯普與謝旺霖的緯線對談

撰文 | 林佩蓉 (臺文館館員)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「正是在這個充滿魔力的時刻，一種原始思想進入了遠古的子宮，開始孕育跟此刻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。……而在這片空無中，有的是各種可能，屬於你和我的可能。」〈雪漠〉，《寂靜的緯線》，頁 377。

這是《寂靜的緯線》最後篇章的段落，龐大的敘事，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中，緯線穿越文學、哲學以及科學，寂靜有聲，落在 2025 年 6 月 3 日周末的午後，有形的桌椅成列，有限的時間刻度，無邊無界的未竟對談。

### 熟知非真知，直到因為閱讀而後起身感受

臺文館推出「飛越文學天際線」系列講座，第二季一開始迎來印度作家飛越來臺座談，她是舒班吉·史瓦魯普 (Shubhangi Swarup)，首位來到臺文館的印度作家，帶著《寂靜的緯線》，與她看世界的靈魂。

舒班吉總是在嘗試，親身去體驗不同身分中所能感受到的差異，自然環境的存有及其所有的變化，並思考肉身如何融入。她不斷的透過將自己放在不同的身分中，體察感受星球本質上的謙遜與低調，看似安靜，心靈卻總能因為書寫發出巨大的聲響。



《寂靜的緯線》

舒班吉·史瓦魯普 (Shubhangi Swarup) | 著  
葉佳怡 | 譯  
麥田 | 出版



舒班吉·史瓦魯普。



謝旺霖。

當舒班吉遇上謝旺霖，他們的共鳴聲，緩緩慢慢地敲打著文字所形塑的空間、與會者的聽覺與心靈。

### 走河，走到很遠的地方，重複很多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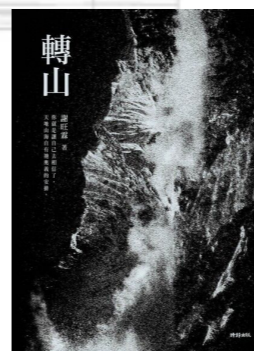
謝旺霖，因為「流浪者計畫」，騎著單車去西藏，寫出了《轉山》，走向探尋串流在邊境與邊界的大河盡頭，於是他去印度，走恆河，很多次，寫出了《走河》。

重複著去印度，身邊的人好奇起來，謝旺霖笑著說，如果你總是去法國、英國，不會有人問，但如果你總是去印度，人家就會好奇，為什麼？

「走恆河，去印度，看看自己以及認識臺灣。」謝旺霖說。他的語速慢慢的，很靜，如果體驗過瑜珈的人會知道，開始前、結束後唱誦的那聲「om~」正在心底圍繞著。應該是想要脫離虛構的眼前，尋找、印證真假，也或許是渴望脫離眼前有形無形的困境，找尋自我，而後理解所有的人生構面。去遠方再回來，需要勇氣，謝旺霖以踏上西藏的腳步走進印度，於是他看見舒班吉與眾不同的「寫」印度與「不寫」、「不只寫」印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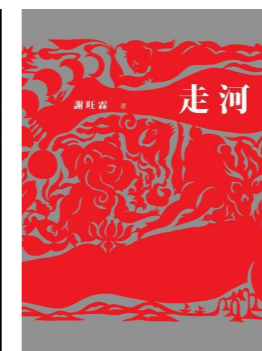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來讀這書裡描寫丈夫形容新婚妻子身體的段落，」謝旺霖不急不緩的念讀〈島嶼〉的篇章：

「陽光從枝桠間篩落在錢坦·德維身上，在她肌膚上製造出地理分布圖。……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經緯的地貌上體驗日落，比如蒙古的大草原、興都庫什山的多



《轉山》

謝旺霖 | 著  
時報 | 出版



《走河》

謝旺霖 | 著  
時報 | 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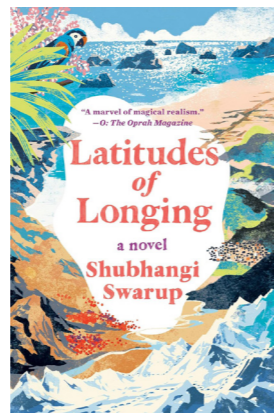
風山隘、喀拉哈里沙漠的沙丘、克里特的眾多小島、德國的黑森林，還有挪威的峽灣。」〈島嶼〉，頁49。

在〈島嶼〉中上場了接續篇章所展演的角色，生存與死亡，疑問與解答，尋找與流浪，傷害與原諒。

## 一部作品，多種獨特

舒班吉這本書被拒絕很多次（這是否激勵了正在創作低谷者呢？）「在印度就超過五十次啊。」舒班吉說。How to overcome? 在印度以英文書寫的作品，總是要先插旗英國，但還是遇到了攔阻，直到遇上西班牙的版權經紀人，而後出版路徑即轉先前進美國再到歐陸，如今成為全球出版17種語言譯本的作品。

這部作品的每一種語言版本封面都有其獨特性，也反應了當地出版者及讀者的看法。舒班吉說：「每一種書封設計反映的更多是出版社的偏見，而不是故事本身。我的美國出版商將它歸類為『童話故事』，那是我最感欣慰的一次。對我來說，童話與民間故事是同義的，而它們正是我的靈感來源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賣最好的封面往往就是以自



《寂靜的緯線》*Latitudes of Longing* 在美國由 Random House USA 出版，封面設計以自然生態為主題。

然生態為主的設計，可見讀者是非常理解的。」

## 在「斷層線」上重新開始

「我是基於科學上的寫作！」舒班吉直爽的說，在她的創作歷程中累積了技藝、田調、扮裝參與……，貫穿在〈島嶼〉、〈斷層線〉、〈山谷〉、〈雪漠〉四個篇章中的經緯，是歐亞海陸。她對法國「愛彌爾·吉美亞洲文學獎」（Emile Guimet Prize for Asian Literature）給予這本書的評價（以自然小說為名）甚感共鳴，她據此作為對臺灣自然書寫者的回應：簡言之，自然小說，在其精神上，追求連結與交織。

它連結垃圾島與鯨魚島；連結戰爭邊緣的敵人；連結科學家與雪人。它試圖用一種讓萬物都能呼吸的結構，取代傳統情節；一種不將時間視為直線箭頭、不將空間視為待征服帝國的敘述結構。

小說中的薩帕對瑪麗說：「不是每個人都能在這輩子得到機會」、「去重新開始」，那些穿越思想所及的傷痛，那些受世間定義所受傷的文字，終究能在故事的結構裡得到救贖。

## 語言、女性主義、女性書寫以及讓故事作為文學的指稱

參與此次講座的作家黃崇凱提到，關於語言及女性書寫與女性主義，《寂靜的緯線》是由英語寫成，直接與廣大的英語讀者溝通，而近四年印度作家兩度獲得廣受矚目的布克國際獎（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），獲獎作者Geetanjali Shree、Banu Mushtaq 皆為女性，分別使用Hindi語及Kannada語寫作。選擇創作的語言，黃崇凱提及近年臺灣母語復振意識興起，對書寫語言有了更多思考。選擇通用華文可接觸到最大公約數的讀者，選擇自身的母語書寫則不僅有語言復振的意涵，也讓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傳統獲

得新活力，但讀者群就相對減少許多。舒班吉理解這樣的處境，這確實有選擇上的必要與困難，但她會持續以母語創作在不同的題材上，例如更早之前以印度語寫成的劇本。

而終究回到書寫上，舒班吉盼望文學的靈魂終有被故事言說的一日，故事永遠是對創作最準確的描述。

## 寂靜的聲響，潺潺的回聲

另一位與會作家程廷Apyang Imiq分享了正在完稿的作品，有一些原本要解決的問題，在舒班吉的演講中得到的解答，或許不需要非得什麼原因，而是一種純粹的感受，感覺從白天到夜晚的變化就是理由。舒班吉與謝旺霖的創作，都帶給程廷感動，他們不只是「純粹的寫作者，也是個積極的實踐家」。

去讀這本書吧，或許因此想要去流浪，不是因為美好的風景，而是因為破碎的人生。